

## 公婆的爱情

□向萍



缺少温和耐心,多了严厉苛责。对婆婆,似乎总带有几分嫌弃,多了挑剔少了赏识。面对脾气暴躁的公公,婆婆素来忍受,宽容豁达得令我都想替她鸣不平。有一次,一家人正吃饭,公公拈起一筷子菜,又开始数落起婆婆:“你煮了一辈子饭,还是咸一碗淡一碗的……”见状,我接过公公的话,慢条斯理地回应:“嗯呐,妈,你的厨艺真的不行,要下岗,好久等爸来上岗……”公公听了我的话,打了个抿笑,不再言语了。

婆婆是那个年代的中专生,学识、工作皆不输于公公,但在公公面前,总是言听计从,把所有委屈咽在心底,把所有温柔倾注于家,用一生的隐忍,守着这段吵吵闹闹的缘分。她时常轻描淡写地说:“他个性就这样,人还是很好……”像是给我解释,也像是劝勉自己。

后来,公公婆婆相继退休,公公的脾气还是老样子,饭菜咸淡、衣物穿戴、屋中陈设,子女琐事,但凡有半分不合意,仍会朝婆婆念叨。不过,岁月也悄悄改变了他,也开始主动擦桌扫地,将从前由婆婆一人承担的家务,慢慢揽在自己手上,把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,一尘不染。对孙子孙女一辈,更是脾气温和得像换

了一个人似的。

这位硬气了一辈子的男人,原来也藏着笨拙而深沉的温柔,只是这份温柔,被包裹在吵闹的外壳里,藏在岁月的褶皱中,来得有些迟。

婆婆对公公的好令我叹服。每天清晨,婆婆都会给公公端来特制的爱心早餐;晚上,总是把洗脚水打好,放在公公的面前;公公说饿了,哪怕是半夜,婆婆也会到厨房,忙碌一番后端来热气腾腾的面条;公公的衣物,总是洗净叠好搭配妥当置于床头……那种事无巨细、无微不至,让人印象深刻。

公公这一生,似乎没说过一句软语,似乎也未夸过婆婆半句。有一次他俩闲聊中说到合墓的话题,公公半开玩笑地说,“我死后,才不和你葬在一起”。婆婆听了这话,居然没有生气,也没吱声,淡然得像听别人的故事一般。但我却在心底为婆婆深感不值,甚至觉得,公公是不爱婆婆的。

不过,我的第六感并不准确,后来发生的事情,改变了我的看法。

那是一个寒冬,婆婆患了重感冒,卧床不起。一向粗疏的公公慌了神,他拖着病弱的身体,

第一次为婆婆熬粥煮面。他动作生疏,却无比认真,还笨拙地灌好热水袋,为婆婆掖好被角,然后打电话,催几个子女快回家。即便如此,可公公对婆婆的关心,最终还是变成了一片吵闹,他不停地数落婆婆一把年纪不晓得照顾自己,说婆婆洗衣时不该脱下外套导致感冒,说婆婆溺爱后人,凡事都自己操劳……

后来,公公患病卧床不起,那段日子,这位刚强了一生的男人,终于卸下所有的坚硬,露出了最柔软的本心。他紧紧攥着婆婆的手,片刻不肯松开,担心我们几兄妹记不住他的话,吩咐拿来录音机,录下他要交代的事情,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们,要好好孝敬婆婆,照顾好她,让她快乐幸福地过好余生,还反复强调,百年之后,他要与婆婆合葬在一起……

在世的最后几天,公公不再喊婆婆“杨老妹儿”,而是一声声,虚弱却执着地喊着“妈”,我们都以为他是迷糊了,婆婆也含着泪,一遍遍地纠正:“我不是你的妈,我是杨老妹儿”,公公气息微弱,却字字千钧,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:“我晓得你是杨老妹儿,这辈子,你待我比亲妈还要好,就像我的妈,下辈子,我还要和你一起过……”

公公的声音断断续续,语气悲悲凄凄,听着听着,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直往外冒……

原来,公公半生的吵,不是冷漠,不是嫌弃,这只是他和婆婆相处的一种方式,是他不善言说的一种表达,也是他藏在硬壳下的一个出口;而婆婆一生的隐忍退让,从不是委屈,从不是将就,是她深埋心底的一片深情。

幡然觉得,公公婆婆的爱,是一锅慢火细熬的粥,在岁月里慢慢熬煮,熬出绵密醇香,熬成吵不散、离不开的宿命相依。

世间情爱千万种,有相敬如宾的温婉,有轰轰烈烈的炽热,有细水长流的恬淡,更有这般吵吵闹闹、相濡以沫的寻常。或许,不是所有的爱,都是甜言蜜语;不是所有的陪伴,都是温柔静好。有些爱,就藏在争执里,就藏在吵闹中。

这,或许就是公婆的爱情吧。

## 临江仙词三首

□郎英

## 春花

东君送暖香清染,寻来蛱蝶翩翩。朝晖花雾笼云烟。夭桃犹带笑,金蕊醉丰年。  
一片丹心谁解意?家山总把情牵。勿须远迹觅芳园。眸中春正好,心底酿清欢。

## 春水

碧涨一篙新雨足,东风轻漾鳞纹。楼房烟树接氤氲。晓光云影淡,埂壁草痕新。  
两岸春枝皆着色,时撩清味频频。波心卷浪是鱼身。门前塘半亩,犹照浣衣人。

## 春云

本自无心多变幻,奈何风逐西东。方明夕色染颜红。一痕随日散,万片绿波中。  
聚散从来都是梦,飘然何处行踪?天涯望断眼朦胧。压眉才一抹,已白几多峰。